

邦查女孩

甘耀明
著



后浪

邦查女孩

甘耀明
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邦查女孩 / 甘耀明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142-2340-8

I . ①邦… II . ①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—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8776 号

邦查女孩 © 2015 甘耀明

中文简体字版 © 2018 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由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独家出版

版权登记号: 图字 01-2018-4131

邦查女孩

甘耀明 著
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: 吴兴元

编辑统筹: 梅天明

责任编辑: 孙 焜

特约编辑: 王介平

营销推广: ONEBOOK

装帧制作: 墨白空间·韩凝

出 版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字 数: 510 千字

印 张: 21.25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6.00 元

I S B N: 978-7-5142-2340-8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

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目 录

卷 一

- 请你带我走 / 2
- 黑暗力量 / 24
- 母猪赌局 / 47
- 珍贵的一堂课 / 69

卷 二

- 让我跟你走 / 86
- 坏掉的小锡兵修复工厂 / 103
- 杀刀王与他们的共产党老师 / 133

卷 三

- 基督教女孩与佛教女孩的相逢 / 168
- 上帝与菩萨出现的永远的一天 / 203

卷 四

- 日本慈善家喝了难喝咖啡 / 218
- 菊港山庄的秘密 / 241
- 七个植物名字的呼唤 / 268
- 阿兵哥来盖学校 / 283

卷五

- 白瞳女孩小墨汁 / 300
- 帕吉鲁与喜多普的 PK / 323
- 砍倒三千龄树屋 / 358

卷六

- 河流带来的黑熊姑娘 / 390
- 前往翠池之路 / 420

卷七

- 咒讖森林与浪胖 / 450
- 堕胎 / 484
- 请务必保护好手表 / 498
- 彩艳吉丁虫的祝福 / 510

卷八

- 雪无声地落在大地 / 524
- 我愿永远为你讲故事 / 546

卷九

- 森林大火 / 556
- 欧匹将来电 / 573
- 来自玉山的妈妈 / 583

卷十

来自摩里沙卡的姑娘 / 596

骑上野狼的少女 / 620

愿主保守法莉姐丝不哭哭 / 644

卷十一

| 阿们 / 672

鸣谢 / 675

卷一

请你带我走

那场夏日战争很有名，有三百一十五人参战，全被“杀刀王”帕吉鲁的右手摆平了。“杀刀”不过是游戏，将一手伸出来当长刀，一手藏在后腰，用手刀砍到对方的头或膝盖以下便赢了。人马分两队较劲，被砍死的关在电线杆下，等队友来救。这种游戏有时会擦出火药味，成了地域或校区之分的小规模战斗，最后混入了小流氓，变成城市大战。

那场大战怎样开始的没有人说得明白，最后却被所有人记得，因为变成爆粗口与大规模的拳脚，不少人攻击对方头部时，以扇巴掌的合法方式打哭弱者，三百多个男孩聚在路口叫嚣，拉人助阵，演变成两派的大冲突，有人拿出扁钻与小刀示威，很快就要见血了。

这时候，帕吉鲁出现了，往三百多位男孩的战场中央站去。他把牵来的双杠脚踏车的脚架竖起来，双手拍出吓人的响声，左手藏在后腰，右手伸出来，比出了邀架手势。他口气很大，把手挽一圈，向全场的人下战帖，最后把手尖对准一位拿小刀的小流氓，先让对方的刀子往前刺了半尺后，才拍掉刀子，更用上半个令人传诵的说不清楚黑影，就点赢了额头。然后，帕吉鲁再度比手势，要全场的人通通打过来。整个过程被形容是李小龙在《精武门》中用迷踪拳跟上海虹口道场的日本人挑战。

帕吉鲁是独行侠，很少进城，一来就轰动，跟火车从中央山脉运来的大尸块一样轰动。他戴白色探险帽、牵铁马、载宝刀盒的形象，冬天又多披一件红披风，向来是一九七〇年代的花莲市传奇。

最传奇的是他车后座载宝刀盒，来找老师傅修武器。宝盒又大又长，棱角处裹铜片，里头装着大型的古怪兵器，有的像是座头鲸下颚的屠龙刀，有的像锯齿鲨的利锯齿，还有可以当飞镖丢的大斧头。他是哑巴，嘴总是叼着草，更显露了孤独的调性。

帕吉鲁赢了小流氓，没有人敢上前挑战，因为他是花莲市最厉害的高手，才被封“杀刀王”。三百人簇拥上去绝对能把他拍成肉酱，却不懂帕吉鲁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，他很像来闹场的。没人想挑战。最后，他的右手四指往内勾几下，对着某个方向邀战，拍拍口袋，示意有钱。那个方向的人墙裂开缺口，露出后头的三位“叭噗¹老伯”。帕吉鲁要跟他们过招。

叭——噗——

场子边卖冰的叭噗老伯压着车龙头上挂的小皮球，令簧片发声，“夭寿！莫打了，人生海海，吃叭噗比较 high。”他们说完，把烟吐掉，抬头露出邪恶的微笑，牵着脚踏车来到场子上，要跟帕吉鲁来场会外赛了。

叭噗老伯是令人又爱又恨的程咬金，车上挂着铝壳掉漆的大冰桶。大家在哪玩，他们去哪卖冰，有时站在战场中央抽烟，猛按叭噗，故意大声讲色情故事，要大家吃冰消火。大部分的孩子穷得没钱吃冰，连寒冬想到冰都会流口水。

叭——噗——

会外赛是丢飞镖盘游戏。飞镖盘放在脚踏车后座，软木圆盘，以铁丝隔出放射状的冰品区块。丢飞镖游戏不利玩家，付了钱，多是丢中比花钱买还要小份的冰淇淋。要是丢中特别奖的“天霸王”，不用付钱外，还得到双份的冰，这几率是孩子们形容的“往后下腰能看见自己的屁股”。这种赌博性游戏很吸引人，顾客被快转的盘子

1 由于冰激凌摊贩叫卖时按的喇叭会发出“叭噗”的声音，于是称冰激凌为“叭噗”。——编者注

催眠似朝它丢镖，像钱丢到河里，只听见水声般的喜悦。

叭——噗——，老伯发出神秘的微笑，转动飞镖盘。

帕吉鲁伸出右手捻镖子，左手缩在后腰，第一次出手，镖子没扎到盘子，弹到地上。他付钱再玩，出手后射中“再来一次”的格子。他抽起镖子再丢，转盘停了，意外地中了特别奖。

“赞！天霸王。”凡是中这格，叭噗老伯得大喊吸引人，拉开冰桶盖，压两下冰勺发出机械声响，往冰雾弥漫的圆桶里挖两大勺。他动作有些不甘愿，微笑也很职业。

帕吉鲁拿下双份的冰淇淋，示意敌对双方的主帅来拿。他没讲话，用眼神与手部的肢体动作示意。接着，他拿起镖子，扶了扶自己的墨镜，往第二摊的转盘射去。

“婧²！天霸王。”第二摊的叭噗老伯大惊。

帕吉鲁挑战第三摊，镖子落下，叭噗老伯最后喊：“恭喜喔！天霸王。”帕吉鲁拿起双份的冰淇淋，要男孩们共享。战况解除，大家聚在摊贩边，舔上一口冰，可是仇恨还在。

接下来，帕吉鲁示意要再玩一次转盘，而且一次丢三盘。三百多位男孩围着看赌局，后头几圈只能事后听闻。他们有的站上围墙，有的爬上路树，四周的电杆从上到下也夹了一串小孩。他们看到帕吉鲁左手拿冰，右手捏拳暖手，三支镖子衔在嘴上。

冰淇淋大战开始了。诈就诈在这，叭噗老伯会先用针把天霸王那块插上百回而变得松烂，或在底下偷垫坚硬的芭乐木，射中的镖子容易被快转的盘子甩出来。阳光下，巷口安静极了，风从每个街道灌来，花莲市的每种味道聚在这，男孩们也是。

古阿霞也混在人群中，穿工作雨鞋，手拿苍蝇拍，身上永远沾染了虾仁炒饭的油烟味。她只不过是路过去买包糖回家，指甲缝还

2 漂亮的意思，闽南语。

残留偷吃的糖粒，却受到鼓噪声吸引。她勉强挤入人群，看到了帕吉鲁。

这不是古阿霞第一次看见帕吉鲁，曾经在某杂货店遇到，她排在后头。帕吉鲁买汽水，付出的小钞又从老板手中转到古阿霞手中。古阿霞有随手闻钞票的习惯，她闻过各式的钱钞，有油墨味、鱼腥味、霉味、海洋味，会猜它们曾在哪些人流转。那张钞票有香味，不是老女人的明星花露水的艳甜味。确切点说，那张钞票好像是木匠刨下来的薄木片，有好闻味道。

现在，帕吉鲁手中握着十几张卷成筒状的钞票，比手画脚。可是叭噗老伯不懂这哑巴的手语。古阿霞懂了，帕吉鲁要以手中的钞票赌上那几桶冰淇淋，如果全中了天霸王，冰都属于他的，输的话，钱归三位叭噗老伯均分。那些钱，买六辆车的冰淇淋也够。

“他要赌三台车的输赢，一次拼三个镖盘。”古阿霞在人群中喊。

没有错，这是帕吉鲁的意思，他瞧去，在人海里是谁那么懂他的心思，只有一堆摇晃的黑发。他回过头，对三位叭噗老伯点头，把钱放在车座。

叭噗老伯彼此看一眼，认为这是公平的赌局，不是赚翻，就是赔倒，而且不会有人再运气好到能三次全中。他们把镖子拔出来递给帕吉鲁，更使劲地猛转盘子，强大的离心力会使镖子扎下去后很容易脱落。

出手了，帕吉鲁下镖子，朝三个盘子射去。

啵！啵！啵！三声，非常清脆，是刺穿天霸王格子底下一种俗称“鲈鳗”的垫木声响。他重温声音，感受到这种树皮长出类似鲈鳗斑而得名的乌心石，长在东坡，海拔100公尺³余，可能来自附近的美仑山。此树坚硬无比，常是砧板的首选。还有，这三个转盘出

3 长度单位，米。——编者注

自同一位师傅制作。帕吉鲁转身离开，慢慢走出人群之后，步伐加快，赶在欢呼的人潮围死他之前离开花莲市。

所有的人在原地等结果呢！尤其是三位紧张的叭噗老伯，忘了照例以手掌碰触盘缘的铁皮煞停，而是让它们慢慢地停下来。阳光下，飞镖盘越转越慢，最后静止不动。

三位叭噗老伯怒喊：“干你娘咧！”

男孩们和解地欢呼尖叫，边吃冰边回头去找人。

帕吉鲁弭平三百多人的大战，且不见了，再添一则花莲市的传奇。

在中华路后头的小巷里，阳光在十点左右照进来。古阿霞坐在小板凳，两腿间放了装水的脸盆，忙着洗菜。她是优秀的洗菜工。菠菜的蒂头很会塞泥土，高丽菜不要洗碎，还有花椰菜的蕊缝最容易藏着菜虫。要是炒完菜的锅底汤汁带黑渣，会归咎古阿霞，所以她得掌握诀窍，洗得又快又好，连最难搞的挑菜剥丝也难不倒她。

越到中午，杂活越紧，古阿霞却爱偷懒，忙里偷闲总有难忘的美景。因为这时候的阳光来到小巷，水光反射，流动着幽幽淡淡的剪影，好多影子啾滋啾滋地发芽成长。小猫从屋底出来晒太阳，蜗牛的干渍爬痕是最美的胶水抽象画，光亮中的尘埃模仿了星云流动。她闭上眼，面对太阳光，光芒从瞳孔流进体内，肺叶在行光合作用。

她知道今天帕吉鲁会来，就像这阳光，从她眼睛接收后，顺着血液流动到全身，连头发也会发热。不过，她认为帕吉鲁会来的念头，每天都有，持续六个月了，往往扑个空。这无所谓，有机会就出去跑跑，她不想下一个五年她还是关在这间餐厅与梯间卧房。

那个星期二，下午三点，小巷又恢复暗冷，却是处处流动着重复且清脆的单音，如水龙头滴水、铁皮在风中撞击、脚踏车链条响。古阿霞坐在板凳上，趁空闲看着闲书，她喜欢看书，不懂的字翻字典。可是这时候越看心越烦，情节卡在视神经上，读不进心里，字

典也搁在合拢的膝盖没动。

“兰姨，你的烟快没了，我帮你跑腿。”古阿霞说，她想去找帕吉鲁。

兰姨坐在门槛上，头倚着墙，吃着花生米，听着收音机播放闽南语版的《相逢有乐叮》，等到古阿霞讲到第三回，她才说：“没有，我烟抽得省。阿霞，你要是闲，去打苍蝇。”

古阿霞打完苍蝇，又问：“兰姨，你真的不缺槟榔？”

“我很久没吃槟榔了，阿霞，要出门就出去吧！”兰姨知道这女孩难得想出门却牵拖一堆理由，出去记得回来就好。

古阿霞马上头也不回地冲出去。兰姨探出身子要她带包卫生棉回来，却不见影，她失望之际，古阿霞从遥远的巷底探出头，说：“兰姨，听到了。”兰姨这才笑得很长，勾起好多回忆，她心里想，这个小女孩才十八岁，可是像她上辈子的女儿一样机灵。

兰姨这样想时，古阿霞又跑出50公尺外。她在路上随手摘了人家院子里探出篱笆外的山樱花，插在背后。复瓣樱花好大一丛，又挤又热闹，随着她的奔跑而落下点点。她沿着中山路，冲刺在冰冷柏油路。这条路在日治时期以铺上黑色柏油而博得“黑金通”之称，是花莲第一大道。她冲出第三条巷子，把常在积水厨房穿的雨鞋拎在手上跑。到了第六条街，她抱怨不该听兰姨的，用稀释的醋泡软脚上的厚茧好用刀削掉，不然她就跑到第十条街了。在第十二条街的长老教会，她真想把微隆的胸部压下，汗水会让乳头露馅。跑到第十八条街，她一身酸痛，却没抱怨了，还对上帝发出最深切的赞美，她看到帕吉鲁了。

帕吉鲁在吃煎蛋，坐在巷口的矮桌，身边围着一圈圈的小孩。煎蛋由萝卜丝与九层塔混搭，挤上美乃滋，撒上大量柴鱼片，卷薄的柴鱼片在热气烘托下像印度弄蛇不断地摆动。帕吉鲁点了十份，要那些跟他玩杀刀斗输的人一起吃。巷口都坐满了孩子，他们先抓

柴鱼片吃，抠完美乃滋，才一小块一小块地捏起煎蛋吃，觉得这是最完美的阶下囚享受。

“平安！”古阿霞先用上基督教的问候，然后说，“帕吉鲁先生，我们来决斗吧！”

大伙愣住了，帕吉鲁抬头看。古阿霞又黑又瘦，头发很卷，哪来的晒过头的茄子跟花椰菜，可是她眼睛很亮，只有高山的巨嘴鸦的紫蓝翅膀才会有那样的光膜。这女孩找他干吗？帕吉鲁狐疑，全世界对他有兴趣的只有他妈妈，还有他养的黄狗。

“我们现在来决斗吧！我把东西带来。”她展示背后的樱花，凡是斗输的人得赠上任何东西，要是赢的人——这几率微乎到抠鼻屎时发现了钻石——可以提出要求。古阿霞必须赢，彻底发挥一小时洗六大篮蔬菜与掏九只鸡肚内脏的功夫，甚至十分钟打昏六十八只苍蝇的力道。她要赢，然后要求这个男人带她离开花莲市，不管去哪里都行。

“你很烦咧！不要吵，没看到我们在吃东西？”一个带头的孩子站起来，要古阿霞闪开。

“我时间不多，我待会还要回去洗菜，也得买卫生用品回去。”

“我等一下要去买米酒，要买盐，还要去菜园浇水，回家要帮弟弟洗澡，我功课还没写。你看，我时间更不够。”某个孩子站起来，对大家喊，“谁的时间最多的？”

“火车站的时钟。”几个孩子大喊。

古阿霞很坚持，摆出决斗的姿势，“拜托，我等一下还要回去工作，不能等太久。”

帕吉鲁想起来了，这道声音曾在冰淇淋大战中帮过他。他决定在半招内把这女孩打败，好谢谢她。

他站起来，却看到恐怖的一幕。有个愤怒的粗汉冲他来，推开围观的男孩，把古阿霞挤歪，大喊：“好胆勿走。”他手上拿的菜刀

不是玩假的，往帕吉鲁砍来。

帕吉鲁机灵闪开，刀子在油渍的木桌迸刨出一条垢。接着，粗汉用刀指着自己没穿鞋的赤脚，骂了脏话，说：“上次我儿子拿我的皮鞋跟你赌，那双皮鞋一双一百元，害我没鞋只能穿拖鞋出门。你这个人，怎么能教坏小孩赌博？”说完话，把儿子从人堆拉出来。他的儿子穿卡其服，打赤脚，耳根子红辣辣的，头揪得低，只能见到三分平头顶的发旋子。

这是杀刀的规则，赢者可以向输者拿取某项东西。帕吉鲁从来不主动跟输的人拿东西，是输的孩子主动献上物品，一件衣服、单只鞋子、棒棒糖或现场拔下带有血丝的松动乳牙，只有搞不清楚的人才拿皮鞋。

粗汉挥几下刀，马上制伏了帕吉鲁。在场的人都知道，帕吉鲁不好惹，有一双虾子腿，弹来跳去，碰不着他，这是他向来是赢家的原因。可是帕吉鲁闪几下后，故意跌个跤，给粗汉骑上来。他的如意算盘是让这男人多骂几句后，一切就可以淡化，别让挥来挥去的刀子无意间砍伤了旁人。

这粗汉有前科记录，附近的人不敢惹。他怒气甚强，跨骑在帕吉鲁胸口，两脚夹住他的手，用刀抵住他的腮帮子，希望他的嘴巴发挥功能，说出如何赔偿天价。帕吉鲁是个哑巴，只能惊讶地张大嘴，惹得粗汉就要下刀了。

“快赔我一百元皮鞋的钱，要不然，我砍死你的头。”粗汉大吼。

谁都知道，一双一百元皮鞋是天价，鞋子不是镶金，就是剥了天皇老子的皮制成的。可是刀子抵住喉咙，这双天价的鞋算便宜的。

这时候，古阿霞尖叫。那种叫声极为悠长，而且猖狂，还掺着惊喜。她这功夫是在一九六八年练成，那时红叶少棒打赢日本和歌山队，她过于喜悦而瞬间练就喉功。场子上的人回过头看，没有人知道古阿霞要干吗，不过，有两位年纪约八岁的小孩，被突如其来

的叫声吓湿了裤裆。

古阿霞的声音非常长，逼到高八度的喉尖后，瞬间收音，用手刀作势划了自己的脖子，说：“砍下去。”

大家都糊涂了，不知道这什么把戏，都觉得脖子痒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粗汉被古阿霞吸引，抬头大喊。

“快杀了他。”古阿霞强调。

大家莫不想阻止杀戮，古阿霞却唱反调。

粗汉也是，刀在他手中，杀人是他的活，干什么听一位女孩的，怒气使得他脑袋红得像是通电的钨丝灯泡。

“拜托，快点杀他。我时间不多，看你杀死人后，得绕路去买东西。你早点杀死他，我早点回去工作。唉哟！不要在那发呆浪费时间了，来，我教你怎么杀人，”这是古阿霞折磨自己脑袋所想到的办法，“你不要割他的喉咙，要往脖子边割动脉，血往外喷才不会弄脏你。血流光，你再砍下他的头。然后，让警察很快抓到你，你赶快吃牢饭三十年，差不多就是你手上这把刀烂光光的时候，你就出狱了。不过，你得习惯一件事，你老婆早就跟别人跑了，你儿子会把你这个老废物踢出门。你握着烂刀柄去讨饭，绝对有饭吃。”

“谁说我要杀死他，我只要砍他的手。”粗汉有点紧张地说。

古阿霞见机会来了，说：“砍手也会死，他的手断了，拿不住筷子，会饿死的。”

“我砍他左手就好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算了，干脆随便砍一只手，你早点砍，我早点回去工作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砍手有技巧，要砍关节那个地方，刀子不会卡住。砍下去，只要吃十年公家饭，不过，你在牢里要想办法弄个假释，不然老婆跟人跑。”

“谁说我要砍手，我只要挑断他的脚筋。”

“砍脚筋，啊，这我最懂。你快点砍呀，我待会也要回去砍猪脚

筋。我告诉你怎么砍，抓住这家伙的五根脚趾头往上扳，这样脚筋紧了就好砍，绝对不会砍下去，让刀子倒弹，还会被他踹的问题。”

“就这样，砍完呢？”

“当然快跑，沿中山路跑到火车站，跑到海边，跑过琉球村，从白灯塔堤防那里跳上渔船，顺台湾绕个几十圈吧。趁大家忘了你之后，你才能偷偷上岸爬回家。”

“我为什么听你的话？”

“你不是要砍他，你砍完，我早点走呀！你看，警察来了，你现在砍还来得及，也许能剁下他的一根手指。”其实古阿霞没看到警察，她只是兜个谎，得夸张点才能继续演下去，她跳起来，大喊，“警察杯杯⁴，不要来，我们这边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”

“干，你这破麻仔⁵。”粗汉说完，跑走了。

古阿霞拉起地上的帕吉鲁，很快离开现场，就怕粗汉随时回来。帕吉鲁惊魂甫定，额头冒冷汗，得靠古阿霞在后头推脚踏车。接近傍晚的花莲市区，人流多了些，不少是观光人潮。古阿霞提高嗓子喊：“让路，让路。”她生怕车后头横放的大木箱打着人，却忙得看来像是急着运棺材、趁尸体还热时放进去的殡葬业。急归急，但没有漏眼，古阿霞很快回到了那条巷子。

餐厅的人正在干活，洗菜的洗菜，炒菜的炒菜，着急的穷着急，大家在油烟乱窜的厨房忙得碰运气才不会掉进锅里。发怒的兰姨终于等到古阿霞回来，拿着铲子出门，要她上工，别给大家添麻烦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离开花莲市，我现在要跟他走了。”古阿霞紧握着帕吉鲁那只急着挣开的手。

4 即伯伯的闽南语发音。——编者注

5 妓女，闽南语。